

不放棄求醫 不放棄照顧 不放棄真相 「我只希望他健康正常」

照顧腦癱兒17載 這個媽媽不言棄



●彭紅英與丈夫多年來都希望找到事故真相，還兒子一個公道。受訪者供圖



沒有宏大願景，也沒有望子成龍的奢想，雙非母親彭紅英的心願卑微如塵，她說：「作為一個普通母親，我只希望他是一個健康正常的孩子。」惟一場疑似醫療事故粉碎一切，幺子出生後3天便證實感染乙型鏈球菌，併發腦膜炎致腦癱及四肢殘障，自此她與丈夫踏上了漫長而艱辛的跨境訴訟路，以血淚撼動香港醫委會的高牆。17年來，夫婦兩東奔西走，在全國各地尋醫求診，一家五口聚少離多。彭紅英那纖弱的肩膀上，扛起的不僅是為兒討回公道的執念，更是推動制度改革的使命——避免下一個悲劇，別讓更多母親在本應溫馨的節日裏，度過無數傷心的母親節。

●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

17歲的黎遠建日前在香港一間有寄宿服務的特殊學校升讀，他儘管四肢癱瘓，失去語言能力，但那雙靈動的眼睛，卻成為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窗口，彷彿訴說着他對生命不屈的渴望，也是與母親彭紅英溝通的唯一渠道。彭紅英說：「他其實很體貼和聰明，會與人有眼神交流，用眼神表達訴求。」例如遠建想念家人的時候，會一直盯着寄宿學校的護士或社工的手機，用眼神示意對方為致電與身在內地的父母進行視頻通話。

在外人眼中始終堅強的彭紅英，每當談及兒子的健康，她那平穩的聲線不由自主地輕微顫抖：「他現在無法行動，亦不能說話，肢體功能就像三個月大嬰兒一樣，手拿不起物品，脖子也沒力氣，撐不起來，也不能坐。」她形容兒子的身體像被囚禁在殘障軀殼裏，但靈魂仍十分清醒，想法、心思與普通青年無異，只是無法表達。

過去十多年，彭紅英及丈夫的生活只有兩件事，為兒子求醫，以及打官司。他們本來是深圳一對平凡不過的夫婦，已育有一子一女，這種歲月靜好的生活於2009年夫婦倆決定來港，在浸會醫院誕下遠建後徹底改變。

在遠建出生後第3天，因感染乙型鏈球菌引發腦膜炎，導致腦癱及四肢殘障，這個噩耗對於彭紅英及丈夫而言，恍如晴天霹靂，彭紅英說：「小兒子出生時很健康。後來醫生帶我們去看孩子時，發現他一度沒有了呼吸，正在搶救。當時



●黎遠建曾接受中醫針灸治療。受訪者供圖

好慌張，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孩子會變成這樣，尤其是之前兩胎都很健康。」

遍尋中西醫民間療法借無效

為了挽救兒子的健康，兩夫婦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。只要聽聞哪座省市有名醫，便毫不猶豫地帶着年幼的遠建遷徙。彭紅英最難忘的，是遠建出生頭一年的那段孤獨歲月。當時丈夫公務纏身，她只能獨自揹着襁褓中的兒子每星期來香港接受物理治療、職業治療，有時每星期穿梭兩地數次。「那時兒子還小，我每次只帶着一塊麵包和一瓶牛奶填飽肚，非常艱難辛苦，就連上廁所都沒有人幫忙看管，想請求陌生人抱一下孩子，也沒人敢抱。實在沒辦法，就唯有抱着兒子一起上廁所。」

作為母親，彭紅英深明自己是家中的定海神針，時刻提醒自己逆境下一定要保持好心態，才能好好面對孩子們，支撐這頭家，「孩子已經這樣，我無論如何都要帶在身邊努力求醫做治療，想盡一切辦法幫他改善狀況。生活上的照顧更不能馬虎。」

送兒子入學體驗群體生活

這份堅持，一走就是十多年。夫婦倆穿州過省，只為尋求一線生機。從正統的中西醫到民間針灸、草藥泡澡，即便機會渺茫，他們也幾乎試遍了所有可能。然而，隨着遠建長大成人，體重與身形的增加讓昔日的抱背求醫變得舉步艱難。2019年後，他們決定遷回深圳，聘請治療師上門康復訓練。直到2024年，夫婦倆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：送遠建回香港特殊學校就讀。彭紅英感慨道：「遠建從小到大沒有體驗過集體生活，學校內有很多殘障兒童上學，他可以體驗集體生活。」

一家人聚少離多 只盼孩子健康

今天是母親節，一家人卻天各一方。遠建在香港，另外兩名孩子在內地求學，多年來為了求醫與跨境訴訟，全家人聚少離多，遑論慶祝節日。如果人生可以選擇，彭紅英從來不希望成為撼動香港醫療制度高牆下的「雞蛋」，她只想成為普通母親，「我希望我三個孩子都能身體健康、學習進步，每天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，這是我最大的願望。」

這宗事件爭議多年、波折重重，終於迎來審訊。彭紅英與丈夫依然挺直腰桿，扛住壓力，只在法律的殿堂上，還兒子一個遲來的公道。



●彭紅英多年來帶黎遠建跑遍全國求醫，更24小時貼身照顧。受訪者供圖

一個健康正常的孩子。作為一個普通母親，我只希望他是。

事件時間線

●2009年12月19日

內地夫婦黎志堅與彭紅英的兒子黎遠建在浸會醫院出生。

●同年12月22日

午夜12時，黎遠建出現感染症狀，手脚抽搐。後證實感染乙型鏈球菌，併發腦膜炎致腦癱及四肢殘障。

●2010年10月

黎氏夫婦向醫委會投訴，指控兩名醫生。當中一名黃姓醫生被投訴，未為彭紅英產檢時篩查乙型鏈球菌。另一名醫生薛守智被指當晚得悉黎遠建有異常情況後，未有即時趕返醫院處理，涉專業失當。

●2011年8月

醫委會裁定黃醫生的投訴不成立；擇日處理薛守智的投訴。

●2016年7月

原訂對薛守智的指控進行研訊，但臨時主席批准薛申請押後研訊的要求，其間未有提及重開日期。

●2018年8月

黎志堅透過時任代表律師向醫委會發出函件，醫委會未回覆。

●2024年10月

黎志堅透過新任律師再向醫委會發信，要求解釋多年來未有重新安排研訊日期的原因。

●2024年11月

醫委會回覆指已駁回對黃醫生的投訴，其他事項有待回覆。

●2025年10月8日

醫委會展開第二次研訊，研訊小組指自辯方律師首次申請延期事隔8.5年，秘書處無法提供任何合理的解釋及延遲的理由。並因案件「特殊情況」必須終止研究，「以免對被告造成不公」，被告醫生申請永久中止紀律程序獲准，秘書處決定終止繼續紀律調查。

●2025年10月30日

醫衛局局長盧寵茂致函醫委會主席，要求醫委會交代處理投訴的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。

●2025年底

醫委會決定展開研訊。

「真相愈來愈清晰」 醫委會下月有望裁決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張弦）為了查明究竟，不讓遠建不明不白地終身受痛苦，彭紅英與丈夫於2010年向醫務委員會投訴涉事醫生薛守智，中間更經歷漫長且無止境的等待，醫委會甚至一度以個案太久遠，「對被告投訴人不公」為由，宣布「永久擱置研訊」，引起全城嘩然。最後在輿論壓力下，醫委會才重啟研訊，長達17年的控訴，下月7日有望裁決。彭紅英心情複雜說：「希望能給遠建一個公道。也希望通過這個案件查清楚醫療制度或流程，以及醫療事故投訴或研訊方面有否出現問題，避免其他孩子也遭遇類似情況。」

「一個公道」苦候多年 心力交瘁

公義何價？在彭紅英與丈夫眼裏，這是多

年來的心結，一家人只希望盡快得到事故真相，還兒子一個公道。「我與丈夫作為普通深圳市民，不清楚香港這方面的相關制度如何，過去十多年，沒有其他辦法去催促，唯有委託律師跟進，兩夫婦一邊帶着孩子做康復治療，一邊默默等待研訊結果，覺得心力交瘁、非常疲倦。」

去年一度被告知終止研訊，彭紅英形容當時與家人都覺得不可思議，認為案件拖延並不是他們的原因所造成，好在現時重啟研訊，彷彿重新看到了希望。上月底案件開始進行研訊，彭紅英表示事情的真相已愈來愈清晰。

面對案件有望於下月審結，夫婦倆目前的心情既複雜又忐忑，擔憂最後的結果是再次的失望。



●彭紅英形容兒子的身體像被囚禁在殘障軀殼裏，但靈魂仍十分清醒。受訪者供圖

曾為照顧幺子 冷落兩子女感虧欠



●彭紅英早年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照顧遠建上，與長女和長子聚少離多。受訪者供圖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張弦）彭紅英是三孩之母，過去十多年衣不解帶照顧患病的遠建，她坦言與丈夫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照顧遠建，還一直帶着他到處求醫，與長女和長子聚少離多，相處時間少，一直覺得虧欠這兩名子女。

遠建是家中幺子，出生時大姐9歲，哥哥3歲。自從遠建出生後，彭紅英便寸步不離照顧，「因為他不會表達、行動不便，基本離不開人，可以說是24小時看護，睡覺也要放在身邊，根本不敢離開，因為遠建會不自覺翻動身體，可能會掉下床造成危險。」

後來覺得一直只帶着小兒子到處求醫不好，對其他兩個子女也不公平。於是兩夫婦想盡辦法，克服各種困難，成功將長女和長子安排到北京上學，放在夫婦兩身邊照顧。

感恩長子女疼愛弟弟

令彭紅英欣慰的是長女及長子見到父母用更多心思照顧弟弟，他們知道弟弟身體不好，沒有產生嫉妒情緒或有「扭計」行為。這兩個子女亦非常疼愛弟弟，讀書放假時他們也會主動照顧弟弟。彭紅英指出二兒子對弟弟的感情比一般人都深厚。二兒子現在就讀大學，放假都會專門去香港探望弟弟。她只希望三個子女之後一直互相關愛、互相照顧，畢竟他們是血脈相連的姐弟、兄弟。